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憐僕女 程父執侃言論後生

卻說巫氏本性自居聰明，又仗著已有私積，娘家小饒，與丈夫話不投機，吵鬧起來。從來廝嚷無好口，把話都說得太狠了，難以收場，一怒上轎，小廝背了悟果跟著，徑回娘家而去。將來姑娘的私積，入了娘家的公費；巴氏在日，還有母氏之情，巴氏去世，必有兄妹之變。家家如此，處處皆然。這一回不必詳述，再幾回也不用找明。

只說王氏在堂樓坐著，猛想起孔慧娘那個亡媳，到底是書香人家賢媛，舉動安詳，言語婉轉，就如畫在面前一般。又想孔慧娘活著，他委曲在丈夫面前勸解，也未必就由福兒弄到這個田地。忽而一陣心酸，不覺眼流慟淚，歎道：「我那好孝順媳婦呀！」忍不住，便放聲哭將起來。紹聞發了急，勸解道：「娘休如此，咱好家好院，為甚的大哭起來，不叫鄰居街坊笑話麼？」王氏喝道：「你小兩口子，孝順哩我心中喜歡極了，由的我不哭？」一發大哭起來。紹聞無奈急忙跪下道：「我原不成人，怪不的娘心裡難過。娘只要開一點天恩，把我打一頓，就打死了，也不虧我。娘只休哭，留下我改志成人的一條路兒。」

王氏方住了哭聲，紹聞卻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。

正哭時，只見趙大兒引了女兒，拿一籃子嫩肥韭菜，另夾了一個小包袱兒，上了樓來，放下與王氏磕頭道：「奶奶好！」

又叫女兒道：「與老太太磕頭，老太太想你哩。」女兒磕下頭去。又叫女兒與小爺磕頭，女兒也向紹聞磕了頭。

這女兒已長成了一個半女半媳的身材，臉兒好看，腳也纏的小了，頭髮梳的光光哩，爬角上綁了一撮菜子花兒，站在門邊，睜著兩隻黑白分明的眼，望著貼的畫兒觀看。王氏不覺回嗔作喜道：「您娘兒兩個坐下。」老樊也顧不的廚下燒火，跑上堂樓，與趙大兒兩個拜了一拜。趙大兒也叫女兒道了萬福。

老樊指著籃兒說：「這是你拿的韭菜？我拿廚下擇去。」趙大兒道：「不用擇，昨日割下來，已擇淨了。」老樊拿起哈哈笑的去。王氏喜之不勝。

這不是他忽悲忽喜，總緣趙大兒在菜園住的久了，茹真啜樸，根心自能生色，今日見了主母，這善氣迎人的光景，登時把一個詭詐場兒，換成了大歡喜世界。可見家居間少不了「太和元氣」四個字。

大兒到廚下，老樊打發吃飯，這也不用細述。

卻說興官見了這個女娃兒，原自吃乳時便是一對兒玩耍，今日又要在院裡尋舊窩窩，做那滾核桃的營生。這女娃兒面上含羞，只貼在奶奶跟前，再也不動。王氏問布包的是什麼東西，這女兒取出鞋扇，學的針線，叫奶奶看。王氏接來一瞧，針腳細密周正，俱是黑緞子做的。王氏問道：「這俱是你爹穿的麼？」女兒道：「不是。這是鞋舖子哩，我爹攬上來，我媽擘畫我叫紮小針腳。做成了，拿回鞋舖裡，匠人才上厚底。紮一對工價，夠稱半斤鹽吃。」

王氏見女娃兒心底明白，口齒伶俐，並且面龐淑秀，舉止安詳，心中歎道：「巫家媳婦，如何能及；若是孔家媳婦在時，將來可以籠養成一個好閨女。」即吩咐冰梅道：「你開箱子，尋些針頭線腦，碎緞塊兒，小綢幅兒，葛巾涼扇，與這女兒。」

冰梅得了一聲，即引入自己臥房，與了些散碎東西。又手拿一面鏡子，問王氏道：「把這鏡子與了他罷？」王氏道：「正好，我卻沒想起來。女娃大了，梳頭洗臉沒個鏡子，梳的不正，洗的不淨，自己怎麼得知道呢。」王氏又與剪子一把，裁尺一條，這些物件，都是「德、言、容、工」上東西，就如王象蓋給紹聞買硯水池，不買鬼臉兒一樣意思。

卻說王氏一向糊塗，怎的忽然明透？原來婦人性情，富厚足以養其愚，一經挫折，因悔知悟，竟能說書籍筆墨是傳家寶貝；見了農器耕具，知道是吃飯傢伙；織機紡車，知道是雪中不寒，夜間不冷的來路。不然者，大富之戶，直看得戲箱是壯門面采頭；小康之家，就看得賭具是解悶的要緊東西。

這段話，原是要緊當申，且作閒言撇過。單言趙大兒同老樊廚下吃了早飯，上了樓來。只見女兒伺候奶奶早膳，奶奶已與女兒頭上紮了紅頭繩了，拔去菜花換了兩朵軟翠，心中好生喜歡。王氏道：「你兩口子還回來罷。鄧祥蔡湘們幾個，近年陸續走了。您原是咱家老本的人。這個女娃兒，就叫隨我睡。」

大兒道：「極好。奶奶只要向俺家男人說一句，就是了。」王氏道：「昨日已向您家王中說過。他今日在南園做什麼？」大兒道：「他昨晚半夜總沒睡，點著燈，在屋裡走來走去。忽然搖搖頭說：『這是斷不能行的。』又遲了一時，擺擺手說：『這個是人家再不肯依的。』不知他想些什麼。我瞌睡了，也不知他什麼時候睡哩。今早我要做飯，他催我娘兒兩個來送韭菜。」

我說：『你不吃飯？』他說：『還有昨夜剩飯，燒一把火就熟了，我還有緊事要辦哩。』不知他今日要辦什麼緊事。」言未已，王象蓋已到樓門，說道：「少時有客來。不用備午飯，奶奶只擺出十一二個碟兒，好待茶。」即叫趙大兒速向廚下烹茶。王氏道：「那的有果子哩。是前幾年時，自己做的油酥四五樣子，桔餅、糖仙枝、圓梨餅十來樣子。這幾年就斷截了。況且也沒茶葉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既然沒有，奶奶取錢，小的速去買來。」王氏道：「如今當一票子，花一票子，那的有錢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小的賒去。」王氏道：「近日賒不出來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小人還賒得來。至於茶葉，小的有賣菜錢，取他一簍中等哩罷。」

王象蓋去不多時，拿了一簍茶葉、十來包果子，遞與趙大兒作速釘碟子，說程爺、孔爺、張爺、蘇爺、婁少爺就到。趙大兒問道：「奶奶，碟子在那櫃裡？」王氏道：「那裡還有碟子哩。」趙大兒道：「一百多碟子，各色各樣，如何沒了？」王氏道：「人家該敗時，都打爛了。還有幾件子，也沒一定放處。」趙大兒各處尋找，有了二三十個，許多少邊沒沿的。就中揀了十二個略完全的，洗刷一遍，拭抹乾淨。卻是饒瓷雜建瓷，汝窯攪均窯，青黃碧綠，大小不一的十樣錦，湊成一桌圍盞兒。王氏看著，長歎了一口氣。

卻說趙大兒不敢怠慢，急將買的果子，一色一碟釘成。老樊燒茶，才放了蟹眼，響了蚪鳴，只聽王象蓋說：「程爺們來了，少爺迎客。」

原來王象蓋早起自己燒火，熱了兩碗剩飯吃訖，鎖了門戶，一路飛走了幾家。說是我家相公，要請爺們商量一宗話兒。這王象蓋此時的體面，恰在孔、程、張、蘇、婁諸公面前用得著，都承許下飯後早到。果然在孔耘軒家取齊，一路兒說笑著而來。

到了譚宅，王象蓋至東樓門，請紹聞陪客。紹聞急上廳迎接，逐一見禮。眾人俱讓張類村坐了首座。

張類村道：「今日世兄見招，有何見諭？」紹聞原不知所以，未及應答，程嵩淑接道：「類老，是問你要房價哩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契明價足，待少有餘時，即當奉幫。」程嵩淑呵呵大笑道：「是問你要築牆的工錢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方才我從賤婢那院過來，見牆垣如故，不曾見有匠人壘的模樣？」孔耘軒、蘇霖臣笑個不住。程嵩淑道：「牆垣原未壘，是個思患防閒的意思。如今二月已盡，只恐『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。』」

婁樸見一般父執滿口打趣，心內想此亦前輩老來輕易難逢之一會。默坐無聊。便同紹聞到賬房去。

蘇霖臣笑道：「『天上碧桃和露種，日邊紅杏倚雲栽。』」張類村道：「年皆花周上下矣，口過！口過！」程嵩淑道：

「你只管『杏林春燕』，不問『芳洲杜若』是誰之過軟歟？」這列位老先生說趣話兒談諧，後邊趙大兒、老樊擎著碟兒，在屏後打響兒，王象蓋一碟兒一碟兒放在桌面以上。又提的茶來，泡上六盞碗。紹聞同婁樸，也從賬房內回到大廳，一同坐下。紹聞也不便開言，一來自己理短，二來這番舉動，紹聞尚未深知就裡。

王象蓋將茗碗散開，眾客呷了幾口，便問王象蓋道：「你今日知會我們到此，說有要緊話商量，是什麼話呢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我家相公，近來日子退了。要賬哩來到，面皮嬌嫩，言語支撐不住，將來是如何結局？眾位爺們當日與我家原是至交，諸凡事體互為商量，小的伺候幾十年，是親眼見的。如今我家該怎的方好，爺們想想法來，小的與大相公好跟著照樣辦去。」眾人卻擎著

杯，難以開口。程嵩淑道：「老兄們看不見王象蓋滿面急氣，比少主人更覺難堪。今日請我們一起老道長，無非陳曲做酒——老漢當家之意。孝移兄去世，他的家事，我們不能辭其責。若不替他出個主意，也就負好友於地下，並無以對忠僕於當前。」張類村在首座，說了一句道：「我幫不起。」

如不然者，我叫正心再送二十兩算房價，斷斷不寫在文約上。」

程嵩淑便道：「老哥近日一發糊塗的到家了。富者贈人以財，仁者贈人以言。若說是幫，咱四五個盡著力量，湊上一百兩，這燎原之火，也不是杯水可滅的。只怕一家大急，牽連的幾家俱小急起來。只除了妻厚存還不恁的急，是宦囊，不是修金。

只恐也不濟事。」婁樸躬身道：「小姪送一百兩來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少，送二百兩來。但當送於完債之日，不可送之在先。」

婁樸道：「小姪遵命。」蘇霖臣道：「我也打算幫幾兩送來。」程嵩淑道：「就不叫你幫，也就不許你說幫。幫之一字，乃是官場中一個送風氣使錢的陋習。我們窮措大，袖中一個小紙包兒，也說一個幫字，豈不令人羞死。我也不是拉著三位，與我這沒錢的做伙計。況且紹聞是自己跳到井裡。就是失足落水，我們也犯不著其從之也。」孔耘軒道：「依老哥說該怎的？」程嵩淑道：

「你們係翁婿，不便多言。今日不是賢坦得意的事體，做泰山的，只可恭默而已。」紹聞是正急的人，見程嵩淑話頭，的確有個主見，看王象蓋時，又不便再為開言，只得躬身道：「小姪一向原乾的不成事體，惹老伯們掛心。今日奉邀過來，懇乞指一條路兒好走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賢姪，前話兒不用提起，只說當下的話。這『欠債還錢』四個字，休說是俗下諺語，那是『孔聖人為魯司寇時，定下的律條。所以論今日之富，數產以對；論今日之貧，數債以對。身上有了大債時節，那產便要『逝將去汝』這也別無妙法，只有割愛忍痛，是好藥方兒。但棄產之時，也要有個去此存彼的斟酌；某一宗是上關祖宗，下係兒孫的，雖有重價不可輕棄；且揀那不起利息、無關食用的賣了還債。至於還債之時，只要一個去惡務盡。若是斬草不除根，依舊還發芽。這是後日還債之時的訣竅，還說不著。今日講棄產，只靠定王象蓋去辦。管家賣地，原是宦族恒規。但人家僕人，求田問舍以及賣業棄產，俱是作弊的。你家這個王象蓋，我們是出得甘結寫得保狀的，斷斷無一毫欺瞞。」

若你出頭賣產，人家便以破落公子相待，那些產行地牙子，就有百法兒刁蹬你。況且這些買主，專以手中之蓄積，操他人之緩急，那就難了。既賣之後，即請賬主還債，第一個少不的王隆吉，他認的銀色高低，算盤也明白。第二個少不了盛公子，他主戶大，肯出利錢，客商們不肯得罪他。況且性情亢爽，客商們若是刁難，說那些半釐不讓的話，盛公子必吆喝他，他們怕公子性動粗。總之以撤約勾歷為主，此之謂結局之道也。類老，耘老，蘇哥，婁姪，咱的話完了，咱走罷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動身去訖。

紹聞跟送，這老先生們辭回。張類村自上小南院不提。

王象蓋又尾眾而行，程嵩淑道：「我說的話，改不得，也添不得，你回去急辦就是。」

王象蓋回到堂樓稟話。王氏道：「我在屏後聽的明白，程爺句句是可行的話，咱就照著這樣行。吃過午飯，你回南園，叫他娘兒兩個，再住一兩天回去。」王象蓋點頭道：「是。」午飯已畢，手提籃子而回。